

NB

关于 尼耳斯·玻尔的一些回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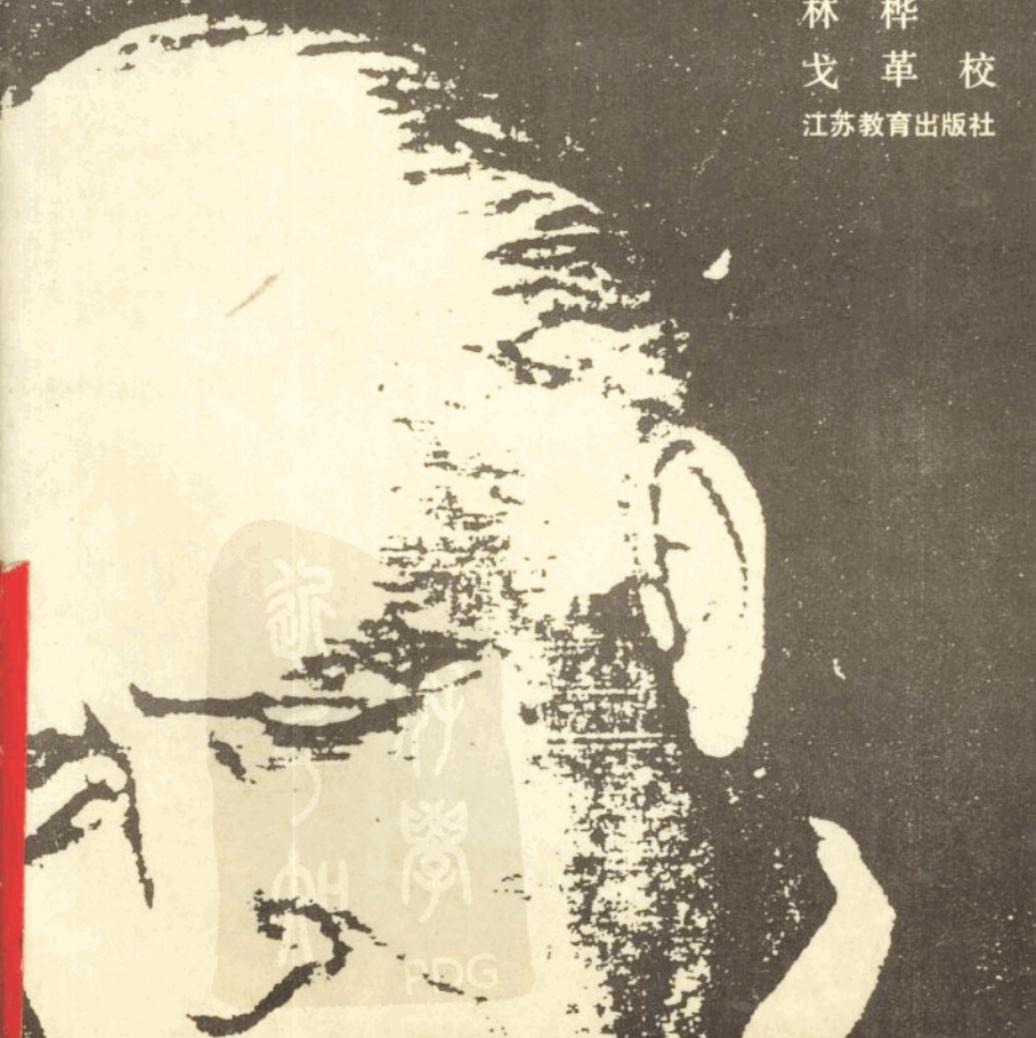
〔丹麦〕S. 罗森塔耳 著

成幼殊 译

林桦

戈革 校

江苏教育出版社



(丹麦) S. 罗森塔耳 著

NB

关于尼耳斯·玻尔的一些回忆

成幼殊
林桦 译
戈革 校

江苏教育出版社

(苏)新登字第 003 号

Stefan Rozental 著

NB

Erindringer

om

Niels Bohr

丹麦金谷出版社

1985 年出版

NB——关于尼耳斯·玻尔的一些回忆

[丹麦] S. 罗森塔耳 著

成幼殊
林桦 译

戈革 校

责任编辑 喻 纬

出版发行:江苏教育出版社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南京理工大学激光照排公司
印 刷:通州市印刷总厂
(通州市交通北路 20 号, 邮政编码:2263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4 插页 11 字数 100,000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ISBN 7—5343—2283—9

G·2040 定价:3.90 元
江苏教育版图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戈 序

本书作者斯忒藩·罗森塔耳博士(Dr. Stefan Rozentel, 1903—)是国际知名的物理学家,担任尼耳斯·玻尔的科学助手为时最久,后曾任设在哥本哈根的“北海地区理论原子物理学研究所”(NORDITA)的所长、副所长等职。他将于1994年8月间满90岁,现仍然精神矍铄、思想清晰、反应敏捷,而工作不辍。

他原是在波兰出生的犹太人,但少年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就在丹麦受了初等教育,学会了丹麦语。中年以后,他定居哥本哈根,成为丹麦学术界的名人。除母语即波兰语以外,他还精通丹麦语、俄语、德语、英语等多种语文。起初他在德国莱比锡大学的海森伯那里研究物理学;纳粹掌权以后,他于1938年来到了哥本哈根的理论物理学研究所,和玻尔结下了不解之缘。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玻尔和他的祖国处于危难中时,罗森塔耳和玻尔共同经历了种种的挫折、压力和事变,识破了某少数人的纳粹帮凶的嘴脸。因此可以说,在目前在世的人们中间,罗森塔耳是最了解玻尔的人物之一。他是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亲身经历者和细节知情人。对于那些事件,他最有发言权。他所编选的一本关于玻尔的文集(*Niels Bohr, His Life and Work as Seen by His Friends and Colleagues*, North-Holland Publ. Co., 1967),至今是研究玻尔的最重要参考文献之一。世界上凡是抱着研究玻尔的诚意和兴趣来到哥本哈根的学术界人士,若不拜访和结识罗森塔

耳，那就真是“如入宝山空手回”了！

本书是作者为纪念玻尔的百周年诞辰（1985年10月7日）而写的一本回忆录。书中向我们展示了一些以前鲜为人知的细节和轶事，叙述生动，兴味盎然。因此可以说，此书篇幅虽然不大，但它肯定将成为科学史方面一份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有鉴于此，我个人几年以来曾费了不少的心力，想促成本书中译本的出版。

遗憾的是，我虽自命为爱好一切“丹麦的东西”（everything Danish），但因受“机遇”和年龄的限制，平生对丹麦文却简直一窍不通。因此，当我拿到作者惠赠的此书原本时，真觉得像面对“希腊文”那样莫测高深了。

友人成幼殊女士，为我国前驻丹麦大使陈鲁直先生的夫人。她懂得丹麦文，撰有《哥本哈根大学》一书（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经我劝驾，她表示有兴趣翻译此书。但她健康欠佳，其他事务也多，因此又邀请了也在丹麦工作过很久且对丹麦文颇为熟悉的林桦先生来一起合作。他们二位都不很熟悉理论物理学，因此提出条件，要我来最后负责“全权”统稿。我们三人都不会“补鞋”，不敢僭用“臭皮匠”的光荣称号，当然更不敢向“汉丞相武乡侯”诸葛公发出任何挑战（不过他老先生也未必懂得丹麦文或量子物理学和互补哲学）。然而，无论如何，我们自问并没有拆烂污，而是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

附带提到，罗森塔耳夫人柯汉娜女士，是研究中国历史的专家，已出版了两卷用丹麦文写的《中国史》（从上古到清末），现正积极撰写第三卷中。1988年秋，我初访哥本哈根，在“尼耳斯·玻尔文献馆”（NBA, Niels Bohr Archive）中工作半年。那年10月初，罗森塔耳夫妇访我于文献馆中，初次提到了这本书。汉娜问我：“你知道NB是何意？”我说：“当然是代表Niels Bohr。”她说：“不完全如此，还有唤起人们注意的含

意。”这一说却使我忽然想了起来，外国人读书，遇到值得特别注意的段落，常在页侧写上 NB 字样。因此，罗森塔耳在书中用了“NB”字样，真可谓语妙双关，别有风味！

现在让我用一段轶事来结束这篇短序。我于 1991 年重访哥本哈根，又在 NBA 工作半年。其时我 70 岁，罗森塔耳 87 岁。有一次，我和他们夫妇应邀到哥本哈根市北 40 公里处的一位朋友家中去吃晚饭。饭后告别，已过了午夜时分。我们要乘郊区火车返回哥本哈根。车站上有一座那种类似卷扬机的电梯。当时我说：“我从来不喜欢这玩意儿。”但是罗森塔耳却说：“没关系，我可以帮助你。”此语也很出我意外。你很难想像，被这样一位年高德劭的老人架着登上那座电梯，我心中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1993 年 4 月 11 日

戈革序于北京之北郊

我于 1994 年 3 月至 9 月，第三次访问哥本哈根，其时本书作者已卧病甚久，故我们很久未能相见。7 月 23 日，我访他于养老院中，他正昏睡，未能交谈，仅为他拍照两张，不久以后，他便于 8 月 2 日逝世。8 月 13 日，是他 90 岁的生日，人们在一座墓园的小礼堂中给他举行了追悼会。

1994 年 9 月，戈革追记于北京

鸣 谢

本书中译本的出版得到原作者兼版权所有者斯忒藩·罗森塔耳(Stefan Rozental)教授惠予同意和热情帮助。并得丹麦尼耳斯·玻尔文献馆(Niels Bohr Archive)免费提供版权属于该馆所有的原书所用全套珍贵、清晰的照片,同意刊用。我们谨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译者 成幼殊 林 桦
校者 戈 革
出版者 江苏教育出版社

同启

献给汉娜

斯忒潘

With best wishes to
my Chinese reade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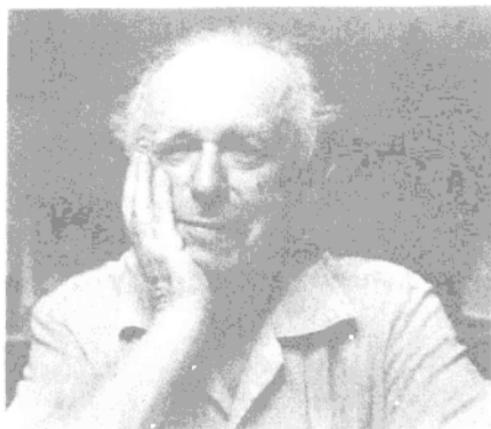
Stigau Rosental
Copenhagen, September 1993.

谨向我的中国读者们
致以最美好的祝愿

斯忒藩·罗森塔尔

1993年9月 哥本哈根

作者为本书题词向中国读者致意



上 本书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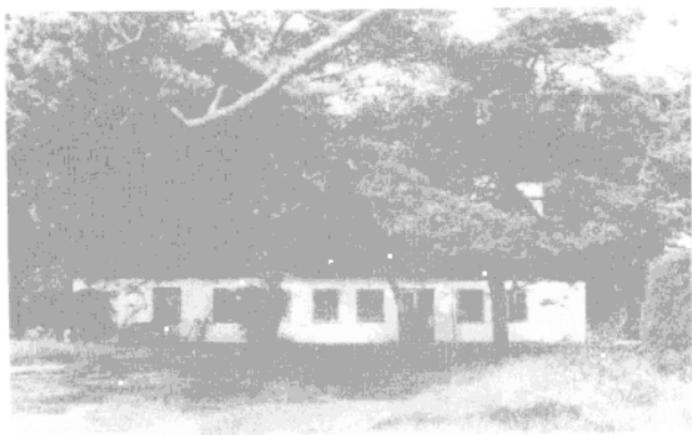
下 本书作者和夫人柯汉娜女士(Hanna Kobylinski)在尼耳斯·
玻尔文献馆中

(1989年2月17日戈革摄影)

书中照片除注明者外为作者所摄



嗜用烟斗的尼耳斯·玻尔



上 1940年间位于梯斯维耳德的消夏别墅,当时树木还未砍掉。
下 避客工作小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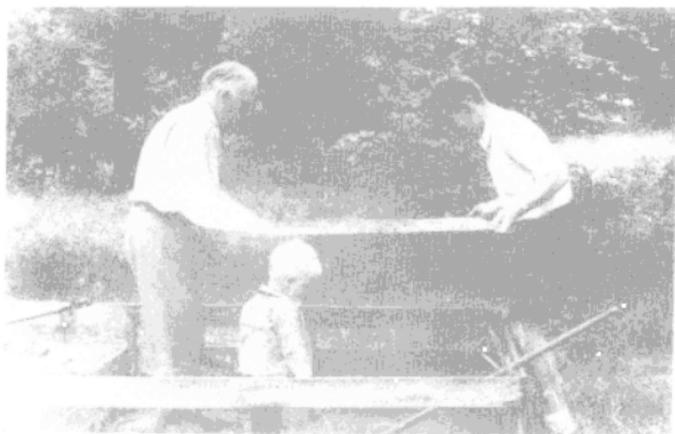


特大黑板前的思想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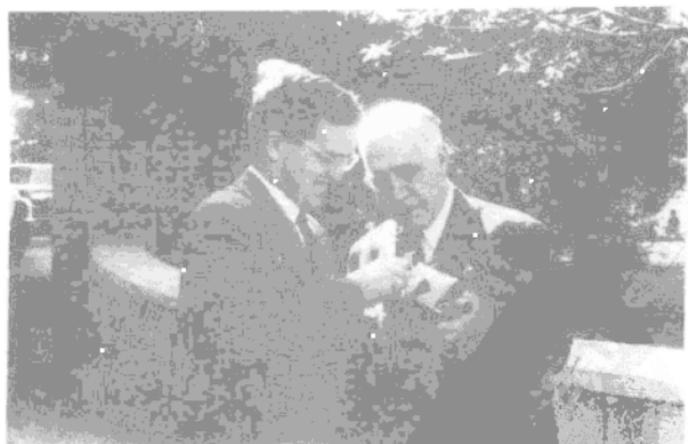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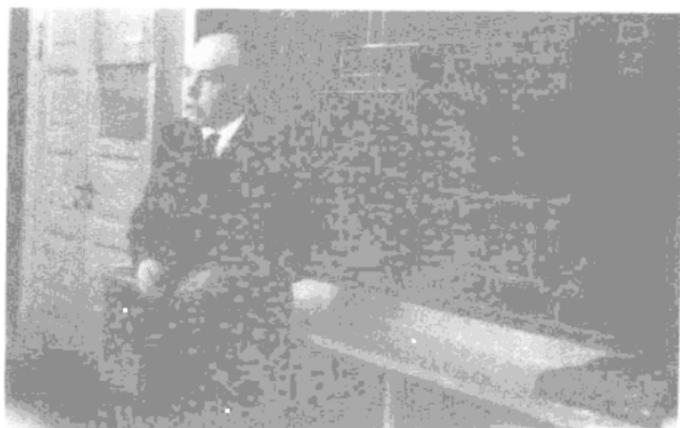


上 1947年的哈若德·玻尔寿辰，在数学研究所中共进早点。从右至左：马格丽特·玻尔和NB，乌拉·玻尔和哈若德·玻尔，以及他们的女儿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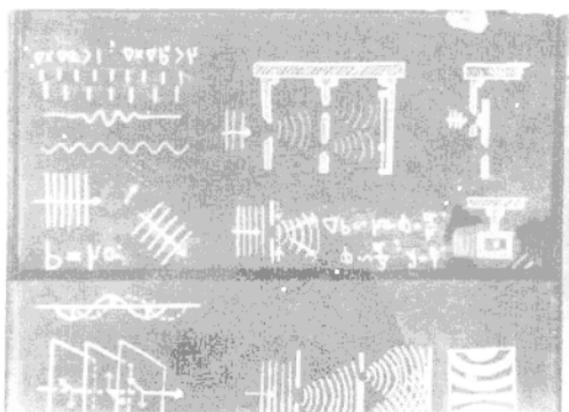
下 NB和孙子克里斯蒂安在一起。



上 和儿子厄恩耐斯特(Ernest)在一起。梯斯维耳德的勤奋劳动。
下 在消夏别墅前。



上 扩建研究所的规划 黑板上的草图
下 1953年和其子奥格在以色列的雷霍沃特。



上 和 J.C. 雅考布森进行讨论。

下 NB 为一次有关互补性的演讲在黑板上预先画好的图示。